

「目」芥川龙之介文

三个宝物

「目」小穴隆一 绘 韩彦青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宝物 / (日) 芥川龙之介文 ; (日) 小穴隆一绘 ;
韩彦青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7
ISBN 978-7-5086-7418-6

I. ①三… II. ①芥… ②小… ③韩… III. ①童话—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8733 号

三个宝物

著 者: [日] 芥川龙之介

绘 者: [日] 小穴隆一

翻 译: 韩彦青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慧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6.75 字 数: 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418-6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代
序

写给另一个世界的明信片

芥川君：

你那本优秀的著作就要出版了。你不是一直很期待它的出版吗？你为什么不等一等，至少等到这本书出版。还有，你为什么不来亲自执笔作序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不来写，我才要做这种不识趣的事情。我也是很苦恼的。虽然你的家人和小穴君他们都来拜托我，可是我怎么写得出让你的书更加添彩的东西。不过我也算为这本书做了一件有用的事。那就是在看校对完的校样时，找出了一个错别字。把这种事情写在卷首或许会有损你这本书的美感。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倒是来找我理论啊。我今晚会把这篇文章放在枕边，你要是觉得写得不好，就尽管来找我，告诉我该怎么写。就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弟弟对威廉那样。或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们了，可我还是想要

再见你一面，想要跟你聊一聊。但是，我无法像你那样轻易地抛下一切走到你所在的世界。所以，希望你能来找我——在梦中也好，或是现实中也好。我知道你讨厌狗，我是不会让它进卧室的。说到狗，那个喜欢狗的少爷用的是我的名字啊。当你在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是想到了我的吧。想到这些，我就莫名地感到开心。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毕竟这只是一封明信片。过几天我会再给你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

佐藤春夫

写于凡间的 1927 年 10 月 10 日夜晚

小白
01

蜘蛛丝
17

魔术
25

杜子春
39

火神阿耆尼
59

三个宝物
77

后记
95

插图

- ◇ 茶色的小狗 08
- ◇ 小白 14
- ◇ 释迦牟尼 19
- ◇ 蜘蛛丝 22
- ◇ 马蒂拉姆·米斯拉 28
- ◇ 我 34
- ◇ 铁冠子 46
- ◇ 杜子春 56
- ◇ 远藤 67
- ◇ 妙子 70
- ◇ 王子的屁股蹲儿 83
- ◇ 决斗 王子和黑人国王 88





春天,午后,安静的街道。一只名叫小白的狗在这里散着步,不时地低头嗅着土壤的味道。狭窄的街道两侧是刚刚冒出嫩芽的绿篱,长长的绿篱之间稀稀拉拉地开着些樱花。小白沿着绿篱走着,不知不觉拐到了一条小巷子里。然而在它刚拐过去的时候,就突然吓得停住了脚步,因为在离它十五六米¹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法披²的杀狗屠夫。那个屠夫将套索藏在身后,正盯着一只黑狗。而那只黑狗却全然不知,只顾着吃这个屠夫丢给它的像是面包的东西。不过,小白之所以被吓到,并不仅仅是因为目睹了这种场面。如果是不相识的狗就算了,但那个

1 原文为“间”,是日本的计量单位。1间大概等于1.818米,1891年正式定为6尺。在文章里换算成了米。(译者注)

2 原文为“印半缠”,并没有一个和中文对应的词,这里译成了在国内相对更常用的法披,是一种在衣领上或后背印有字号的日本式短外衣。(译者注)

屠夫盯上的，是小白的好朋友——隔壁家的小黑。它们每天早上见面，都会嗅一嗅对方的鼻子，关系非常好。

正当小白想要大叫一声，告诉小黑有危险时，屠夫突然瞪向小白。那凶狠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敢叫！你要是敢叫我就先绞死你！”小白吓得不禁忘记了叫喊。不，何止是叫喊，简直是魂飞魄散，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一刻。小白的视线不敢离开屠夫，一边看着他一边挪身往后退。当它退到绿篱的另一侧，看不到屠夫的身影后，就撇下可怜的小黑，一溜烟地疯狂逃窜。

就在这时，凄惨的叫声响彻了整条街道——应该是被套索拴住的小黑发出的。不过，小白别说回头了，根本连停都没想停，只顾着一股脑儿往前逃。跳过泥洼、踢开石子、钻过禁止通行的拦路绳、撞翻垃圾箱。看看它的样子：它冲下了斜坡，还差点被车轧了！小白现在满脑子只想着逃命。不，它的耳边还响彻着小黑的惨叫声。

“呀，呀，救命啊！呀啊，呀啊，快救救我！”



小白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它钻过黑色院墙下的狗洞，绕过仓库，来到了狗窝所在的后院。小白像阵风似的跑到后院的

草坪上。逃到这里就不用再担心会被套索给拴住了。而且，小姐和少爷也正在这绿油油的草坪上玩球。看到他们，小白难以表达内心的喜悦，高兴地摇着尾巴跑向了他们。

“小姐！少爷！今天我遇到杀狗的屠夫了。”

小白看到他们后，连气都不喘一下仰着头告诉他们。（不过小姐和少爷并不懂狗语，所以他们听到的不过是汪汪叫。）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小姐和少爷只是愣在那里，连小白的头都不来摸一下。小白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不过依然对他们说道：

“小姐！你知道什么是杀狗的屠夫吗？那家伙可吓人了。少爷！虽然我活着回来了，不过隔壁家的小黑却被抓住了。”

即便如此，小姐和少爷也只是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这两个人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狗是哪儿来的啊，春夫？”

“是哪儿来的呢，姐姐？”

哪儿来的？这回轮到小白愣住了。（小白听得懂小姐和少爷的话。因为我们听不懂狗语，自然觉得狗也听不懂我们的语言，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狗之所以能学会一些人类教的杂耍，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而我们听不懂狗语，自然就学不会狗的本领，比如黑夜中毫无障碍地前行，或是凭着微弱的气味寻找目标。）

“你们一定在逗我对吧？是我啊！是小白啊！”

不过小姐依然一脸嫌弃地看着小白说：

“这狗是不是隔壁家小黑的兄弟啊？”

“没准儿就是呢。”少爷摆弄着球棒，然后像是经过深思熟虑似的回答道：“毕竟这家伙也全身黑黢黢的。”

听到这话，小白突然觉得自己脊梁骨上的毛全都竖起来了。全身黑黢黢的！这不对啊，小白从小毛色就如同牛奶一样白皙。然而，它低头一看自己的前爪——不，不仅仅是前爪，胸脯、腹部，连后爪和那条漂亮的尾巴都如同锅底一样黑。黑黢黢！黑黢黢！小白像是疯了一样，开始上蹿下跳，拼命地号叫。

“哎呀，怎么办啊，春夫。这只狗绝对是只疯狗。”

小姐站在原地不敢动弹，感觉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不过，少爷倒是很勇敢。球棒顺势砸向了小白的左肩。眼看第二棒就要砸到头上，小白一个箭步躲开了，一溜烟地朝着来路的方向逃走了。不过这次它没有像刚刚那样一口气逃了一两条街道。在离草坪不远处的棕榈树下，有一个乳白色的狗屋。小白跑到狗屋前，停下脚步回头看向两位小主人。

“小姐！少爷！我就是小白啊，不管变得多黑还是那个小白。”

小白的声音中掺杂着不可言喻的悲伤和愤怒。可即便如此，小白的想法也无法传达给小姐和少爷。小姐正在那边急得直跺脚，一脸厌恶地说：“那野狗还在那儿叫呢。真是条

癞皮狗。”至于少爷——他则捡起了小路上的石子，然后用尽全力砸向小白。

“畜生！还敢赖在这儿不走。还不走？还不走？”

石子接连不断地砸了过来。有的砸到了小白的耳根，渗出了血。终于，小白夹着尾巴，钻出了黑色的院墙。黑色院墙之外，有一只沐浴着春日阳光的纹白蝶翩翩起舞，翅上的银粉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唉，从今天起就要无家可归了吗？”

良久，小白只是呆呆地坐在电线杆底下，茫然地望着天空唉声叹气。



被小姐和少爷赶出家门的小白游走在东京的街头。但不管去哪里，它都无法忘却自己全身变得黧黑这件事。小白对理发店里为客人准备的镜子产生了恐惧之心；对雨过天晴后道路上的水洼产生了恐惧之心；对映射着路边嫩叶的橱窗玻璃产生了恐惧之心。不仅如此，连咖啡馆桌子上放着的盛满啤酒的杯子都……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看那辆汽车。没错，就是那辆停在公园外面的大大的黑色汽车。锃亮的车身映照出了正向这边

走来的小白——如同镜子一般。就像这辆等待客人的汽车一样，小白所到之处都有能够映照出身影的东西。如果小白看到了，得多恐惧啊。看啊，小白的表情。它发出痛苦的呜呜声，立刻跑到公园里面去了。

公园中，法国梧桐的嫩叶随着微风轻轻摇摆。小白垂着头走在树木丛中。还好，这里除了水池，没有能够映照出身影的东西。公园里很安静，唯一能听到的，只有围绕在白蔷薇周围飞舞的蜜蜂的声音。此刻的平静让小白暂时忘记了自己变成丑陋的黑狗后度过的悲惨时光。

可是，这幸福的时刻连五分钟都不到。小白像是在做梦一样，走到了摆放着长凳的路边。突然，这条路拐角的另一边传来了嘈杂的狗叫声。

“呀，呀，救命啊！呀，呀，快救救我！”

小白吓得不禁一哆嗦。这个声音勾起了小白内心深处的回忆——小黑临终前的可怕场景。小白闭上双眼，想要从来时的方向逃走。不过，就在转瞬之间，小白发出骇人的怒吼声，猛然折了回来。

“呀，呀，救命啊！呀，呀，快救救我！”

这个声音再次在小白耳边响起。

“呀，呀，不要做胆小鬼！呀，不要做胆小鬼！”

小白低下头，立刻冲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 茶色的小狗

不过，这里并没有出现杀狗的场景。只是有两三个看着像是刚刚放学的小孩，他们穿着西装，手里拉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一只茶色小狗的脖子上。孩子们一边拉扯一边起哄。小狗拼命地挣扎着想要挣脱，一边不停地大喊“救命”。然而孩子们对它的叫喊声无动于衷，只是狂笑、怒吼，偶尔还会踹小狗的肚子。

小白没有丝毫踌躇，冲着那几个孩子就是一通狂吠。孩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得不轻。再看小白，它通红的双眼如同燃烧着火焰一般，露出的尖牙如同刀刃一般，气势汹汹的样子就好像要立刻扑到他们身上咬他们似的。看到这阵势，这些孩子立马落荒而逃。有个孩子狼狈到一脚跌进了路边的花坛里。小白追了四五米之后，就迅速回过头，像是在斥责小狗道：

“好了，跟我走，我送你回家。”

小白又狂奔着穿过来时的树木丛。茶色的小狗也开心地从小白脚下钻过，紧紧跟在小白后面，像是赛跑一样，蔷薇花都被它踢散了，任由脖子上的绳子耷拉着拖着地。

× × ×

过了两三个小时，小白和茶色的小狗站在一家破旧的咖啡馆前。白天也有些昏暗的咖啡馆里已经亮起了暖暖的灯光，声音沙哑的留声机播放着浪花曲之类的音乐。小狗有些得意扬扬，摇着尾巴对小白说：